

文语
集言

Wenyan Wenji

彭国钧 著



● 云南美术出版社

文语 集言

Wenyan Wenji

彭国钧 著

●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文集 / 彭国钧著.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5. 8
ISBN 7-80695-258-6

I. 语... II. 彭... III. 汉语一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9856 号

特邀编辑: 周文林

责任编辑: 张军云

封面题字: 周文林

封面设计: 熊惠明

责任校对: 冯 佳 杨 林

语言文集

彭国钧 著

*

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云南民族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210 千

版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册

ISBN 7-80695-258-6/G · 70 定价: 16.00 元

前 言

这个集子收了 my 17 篇文章，性质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有关《汉语拼音方案》设计的讨论；二是参与汉语词汇规范化的争鸣；三是围绕教学写的有关语法，词汇、方音、诗律等方面的几篇习作；四是书刊病句的点评。

新中国建国伊始，摆在我国文教及科技战线面前的两个任务，一是汉字改革，包括简化汉字和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二是明确汉民族共同语的统一规范。1956 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为贯彻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的文字改革“要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就汉字如何实现拼音化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当时，我曾向文改会提出建议，不要死搬国际上的现成经验，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可以借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字（因是国际通用）但更应该照顾到我国文盲众多的现状，为使广大工农尽快地掌握汉语拼音，在字母的设计上可以沿用世界惯例，但大小写的形体区别应该统一。当时文改会给我的回信是重申字母大小写有不同功用，并强调这是世界习惯，还是应该要有区别。针对来信的答复，我给《中国语文》杂志写了文章详细阐明了大小写形体统一的好处与可能，但该刊的态度是既不退稿（写明要退），也不答复。“文革”后我在教学中碰到很多大小写混杂使用事例，促使我又将文章修改成现在这个样子，1979 年交《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刊出，文章刊出后，同行中不少同志来信表示赞同，现将文改会给我的来信附后，以便读者了解这个问题的起根由来。

至于有关“社会习惯语”或“社会方言”的讨论，上世纪

50年代中期。我国语言学界曾就如何规范现代汉语的词汇问题，开展过一场规模较大的讨论，大致历时半年余，论点有代表性的文章曾公开在中科院语言所主办的刊物《中国语文》上发表。1957年第4、5两期讨论的是在词汇规范化上应如何对待“社会习惯语”，就这个问题我给该刊寄去一份12000字的稿子，主要针对苏联专家契科巴娃的高校教材《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版）以及北大教授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上下两册）。对两书中的有关章节，提出不同意见，该刊编辑部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将我的文章砍成若干小块摘要发表，致使读者无法理解我文章的全貌，更令人不解的是同时参加争论的两位北大教授高名凯、岑麒祥的文章却是一字不漏地刊于第5期的《中国语文》。这就是著名教授与小人物在学术争论中的不同待遇。为使读者全面了解当时的争论，我只好把该刊当时参与争论的有关同志文章的章节附列于后，特此说明并表歉意。至于高先生的答辩文章请参阅《中国语文》1957年第5期。1965年高先生出版了他的《语言论》，有关章节重点是批判我对他的批评。就《语言论》对我的批评，我又写了答辩文章寄《中国语文》杂志。遗憾的是，“文革”风暴起《中国语文》被迫停刊。编辑部只好把待刊的文章清样邮寄还我，更为不幸的是得闻高先生也于文革前过早地逝世。这场没有结果的争论就这样搁置下来了。但在后来的教学中发现，《语言论》中的有关论点还散见于高先生的高足们所编的有关教材。

有鉴于此才又促使我草成《从语言规范化上看社会习惯语的发展前途》一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这就是持续近二十年的有关“社会习惯语”或“社会方言”的争论过程。

本人先后从教近四十年，主要精力大都投注于教学第一线，课余虽偶有所得，写了一些文章，且多是围绕教学开展研究，但

生性愚鲁，建树寥寥。

退休后翻检过去发表的文章，有些篇什觉得对当今高校语言教学也许还有点参考价值，不揣冒昧，收成集子献给同行后学指教。目录中的第十三、十四两篇性质属于“明清小说词语考释”，主要涉及几部白话小说之用语，如《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金瓶梅》。其中涉及到数十条词语之解释，诸如“不当人子、不徐顾、揶揄、韶刀、撒花、一招、忙法、割三襟、叠山子、揶揄、耶乐、绦环、拿糖、子平正账、齐截、齐人”，着力较多且与现行的几部专著不大一致，这也许是痴人月旦，聊供读者一笑罢了。

书刊病句的收集，是老伴吴如玉我俩阅读书报时，随手摘抄的，随抄就随手点评，其中也凝聚着她的辛劳。这部分总数400余例，其性质有近于吕叔湘先生的《语文常谈》，原来的目的是想从中归纳出常犯语法错误的几个大类，但这个工作比较费时费力。加之有些语病是靠现在通行的语法教科书难于解释的，诸如“还不一定登不登呢”、“堤上有几十多株木棉树”、“语言上的有些毛病”、“收得如何样的效果”之类，现在暂选200例，体例也只好暂时这样编排，日后如有机会再做重新调整。

病句的修改是很考水平的，特别是公开出版的书报，文章大多出自作家、学者、记者或资深的语言文字工作者的手笔，不像中小学生的习作，发现病句就很不容易，真如沙里淘金，要从语言规律上来给以改正说明那就更难。所以对这一部分我是比较珍惜的，尽我的水平从语法规律上来给予点评，目的是提供给教汉语语法的教师以及报刊编辑同仁作为鉴别句子正误之参考。

最后，特别要说明的是：今处市场经济时代，各行各业都很讲究经济效益，赔本生意是没有人愿意干的。出版界也不例外，一些发行量少、读者面窄的学术书刊，特别是语言学之类，出版部门大都不愿接手。本书如果不是晨光出版社社长周文林同志的

鼓励和支持是不可能和读者见面的，工作中他还指派了张军云等同志和他一起负责本书的审编，特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书中涉及到很多生僻、古奥的字词和一些特殊符号，技术处理难度较大，初稿打印时，打印社的严蕾、赵彦花、何成化三位同志也帮了很大的忙，一并致谢。

作者

2005年1月15日于望绿居

目 录

前言	(1)
----------	-----

拼音字母设计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兼答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来信	(1)
关于“社会习惯语”或“社会方言”的讨论	(10)
从语言规范化上看社会习惯语的发展前途	(31)
谈“所”字	(44)
谈谈连词的句法功能	(52)
谈动词与宾语的搭配	(63)
表敬词初探	(72)
云南鹤庆话里的一些语音、语法现象	(82)
云南鹤庆话词尾“头”、“儿”、“子”的语法作用	(89)
古今汉语被动句比较	(104)
关于《冯谖客孟尝君》中史实的质疑	(110)
字词杂谈十则	(113)

一、云南方言“嚏”字考

二、“棘手”还是“辣手”

三、“铁皮褥子”和“栽绒鞭”

四、避讳、禁忌和委婉

五、“冷烫”和“干洗”

六、“那个”的妙用

七、释“漫”

八、东道主

九、复合量词能不能再加量词修饰

十、“癸酉”不是狗年

从几部明清白话小说词语的使用

看云南鹤庆话的历史渊源	(128)
《金瓶梅》方言考辨	(160)

关于诗词格律的几个问题	(184)
报刊时髦语言点评	(204)
书报病句改正 200 例	(211)
[附] 人物小传三篇	(252)

拼音字母设计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兼答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来信

汉字是我们祖先几千年来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它为我们中华民族保存了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对汉民族的历史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它难写、难记、难认，在今天却又成了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的障碍。所以伟大导师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而且“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毛主席光辉思想的照耀下，1956年《汉语拼音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诞生了，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二十多年来它在识字教学及普通话的推广上起了积极的作用，把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必须大力加以肯定的。但是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方案》在设计上还有一些欠妥的地方，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和修订。这里仅就大小写字体的规定，谈谈我个人的意见。

《方案》借用26个拉丁字母作为汉语的文字系统，这既照顾到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趋向（目前已有六七十个国家采用拉丁字母作为自己的文字系统），有利于世界文化的交流；同时也考虑到拉丁字母在我国使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便于人民群众掌握，这是正确的。但在借用拉丁字母的时候，却不加选择地也把26个字母的各种字体、字形原封原样地搬来并规定为《方案》的字体字形，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现在世界通行的拉丁字母，最初创始于公元前7世纪。当时由于文字使用范围狭小，并且受书写工具的限制（古罗马的日

常书写工具是针笔和蜡板) 字体原只有铭刻体一种。没有大写小写的分别。后来由于书写工具的进步, 把针笔改为羽管, 蜡板也改为纸草和羊皮, 随着文字使用范围的扩大, 字体也随之逐渐演变。就这样, 印刷小写体才从古代的铭刻体中分化出来。为了适应印刷上的需要, 小写体采用省略笔划和延长笔划的办法, 弥补了铭刻体的不足如: “H” 省作 “h”, “B” 省作 “b”, “D” 或 “C” 延长为 “d” 等。26 个字母才分化为大写、小写两种不同的字体。值得研究的是这 26 个字母的同一种字体, 字形上为什么有些完全相同, 有些却又迥然两样。

形体完全相同的一共有 9 对:

Cc、Kk、Oo、Pp、Ss、Vv、Ww、Xx、Zz

形体不同的一共有 17 对:

Aa、Bb、Dd、Ee、Ff、Gg、Hh、Ii、Jj、Ll、Mm、Nn、Qq、Rr、Tt、Uu、Yy

我认为字母分化为大写、小写, 在当时字母形体不太稳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无法加以阻止。但值得研究的是: 为什么同一字体的字形有的没有区别, 有的则完全两样。这种区别利不利于文字的普及? 人们可不可以对它加以整理规范, 使之更便于人民群众掌握。这些问题在当时是可以研究的, 但长时期以来, 人们始终没有提出异议, 反到认为这是世界文字的传统习惯, 世代承袭约达两千多年之久。

把拼音文字大小写字母的形体统一起来, 到底有没有这种可能, 世界文字改革的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限于材料, 我也没有作过全面系统的研究。但革命导师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 对旧有文字体系的改革, 却给我们很大的启发。1918 年, 年轻的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新的俄文正字法, 把原来用的 35 个斯拉夫字母改为 32 个, 从现行的这 32 个斯拉夫字母的形体上来看, 大小写完全不同的只有 “Aa”、“Bb”、“Ee” 三

对,其余29对则完全相同。看来,这也许是改革时尽量想使大小写字体趋于统一的一种尝试。60年来的实践证明,斯拉夫字母的大小写基本统一,这并没有影响俄语书面语的表达职能。

再就是:近年来使用英语的国家斜体行书颇为流行,在大小写的个别字形上也有一些局部的改革,如把“a”改为“ɑ”,“g”改为“ɡ”。这也证明群众有希望把阅读和书写的形体逐步统一起来的要求。

《汉语拼音方案》是借用世界通行的拉丁字母设计的。如果从实用、简明的观点来考虑,把字母分为大写小写的传统习惯,还要不要保留,这就值得我们从事语文研究工作的人很好研究了。据了解大写字母的用处有下列几种:

(一) 在句首的第一个字母要用大写;

(二) 专有名词如地名、国名、人名的第一个字母要用大写;

如: Beijing (北京) Riběn (日本) Wáng Jinxī (王进喜)

(三) 缩写、略写符号要大写;

如: 火车上的 RX (软席) YX (硬席)

(四) 书名、文章标题、标语、广告可以全用大写。

如:《MAOZEDONGXUANJI》(《毛泽东选集》)

这几种用法,实际上只起到标点符号的作用,目的在于醒目,引起读者的注意。我看这几种功用完全可以用小写字母放大来代替,这样做丝毫也无损于文字功用的表达。

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大写字母的使用范围。有人说大写小写在自然科学中已有严密的分工:如“D”代直径,“d”代直角;“M”代力学能率,“m”代力学质量;“Sn”代锡,“SN”代硫氧;大写“C”代碳,小写“c”代公分……因而得出结论:大小写不能统一,统一了将在自然科学中引起混乱。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持这种主张的人,把作为文字系统的字母与自

然科学中的代用符号混为一谈。

大写字母没有实用价值，是指作为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来说的。如“H”、“h”、“H”、“A”这四个不同的形体符号，实际上它只代表了语言中的舌根清擦辅音这个音素，不管它在形体上如何变化，但总离不开语言中“h”这个音的实际音值，老实说它有点近乎汉字中的异体字。有了它，反而增加了识字教学的困难。我认为这是拼音文字中的一种赘疣。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把它统一起来，而自然科学中的大小写，虽也是借自文字中的字母，但当它作为自然科学中的代用符号时，已经与文字毫无关系了，我们就再不能称它为字母。如“D”与“d”一个代直径、一个代直角，已经与文字毫无关系了。我们就再不能称它为字母，如“D”与“d”一个代直径、一个代直角，各有各的使用价值，这与“H、h、H、h”的上述情况是根本不相同的。这正如数学中的“ θ 、 β ”这两个符号一样，虽然也是借自文字字母（希腊字母），但作为文字字母的“ θ 、 β ”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而“ θ 、 β ”今天仍然是数学中的代用符号。这就证明自然科学中的代用符号与文字中的字母是根本不同的两个体系，所以我们在研究文字体系的作用时，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正因为大写字母的使用价值不大，所以在使用时就非常难认、难记。20年前我曾在某大学数学系二年级一个班的学生中作过一次有趣的调查。这个班已经学了两年大学俄语，个别的还曾在中学学了几年，但要求他们默写32个俄文字母的四种字体时，56个学生竟没有一个能把它准确无误地默写出来（请注意这个班的俄语成绩并不算坏）。固然，这是俄文字母的调查材料，但它也确实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要求学生熟练地掌握那些实用价值不大的字体，效果确实不好，这正像要求我们初识汉字的人能写出各种不同的汉字异体字一样不切合实际。那么青年学生对《汉语拼音方案》中规定的四种不同字体的掌握情况又怎

么样呢？这里我也有一个统计材料。1961年我又在一所师范学院中文系一年级学生的汉语语音作业中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利用汉语拼音字母给汉字注音时，对“党”这个词的拼写形式竟有十种之多，如：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这种四种不同字体混杂使用的情况，就是在一些公开的印刷品中如商标、路标、书名、广告等，也是屡见不鲜的。这两个材料说明了要大学生来熟练地掌握这四种字体，都还这么困难，那么对广大的入学儿童及初学文化的工农群众来说，困难就更可想而知了。

有的同志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们说：“如果废除了大写字母，那么在学习自然科学的时候碰到大写字母代替的符号（如M代力学能率）那将会给学习自然科学的人增加负担；如果现在就在《方案》中规定大小写分开，那将来接触到自然科学中用大写字母代用的符号时，岂不省事得多。”这个意见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更应该考虑到：作为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它的使用范围几乎遍及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是千百万人民群众随时随地都离不开的，而作为自然科学中的代用符号，目前，能同它接触的毕竟是少数。退一步说，对于具备了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多认识这几个用大写字母代用的符号那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对广大的学龄儿童及初识文字的工农群众来说，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识字，要他们在识字过程中先学下一些将来才用得上的自然科学符号，确实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再说我们在使用方块汉字的时候，学自然科学的人，也并不因为去学与方块汉字毫无联系的那些代用符号而感到困难。同时在世界文字体系中，使用非拉丁字母的民族或国家还大有人在（如朝鲜、日本等），他们也并不因为多学这几个拉丁字母代用的自然科学符号而增加了学习上的负担。所以说为青少年将来学习自然科学时减轻负担，主张在《方案》中保留大写字母这种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

有的同志又说《方案》从技术上看是一个有系统的东西，在某一点上提出修改，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欲治还乱，轻易改动，反而会“治丝愈棼”。这个意见确实值得全盘考虑，应该全面地权衡利弊得失。这里我提请大家注意，《方案》公布时，《人民日报》曾于1957年12月10日发表过一篇社论：“这个方案经过长时间专家钻研和群众讨论，是比较成熟的，尽管方案本身可能还有一些缺点，日后在实践中仍然可以逐步修正。”社论清楚地提出，现行方案并不是十全十美，允许日后在实践中仍然可以逐步修改。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现在应该是消除“治丝愈棼”顾虑的时候了。

主张保留大写字母的人又说：“这是世界文字的传统习惯，我们不能破坏。”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958年1月10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一文中也恳切地教导我们：“文字改革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政府对它采取的步骤是很慎重的，我们愿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好集思广益，大家一起来努力作好这件工作，工作中如果有缺点，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党和政府进行各项工作的方针，对于文字改革工作也是这样。”“我们应该从六亿人口出发来考虑文字改革的问题，而不是从个人的习惯和一时的方便来看这个问题。”强调怕麻烦、不习惯而草率地对待文字改革，那是非常错误的。

借用拉丁字母作为我们将来文字的系统，这是文字改革中的一个伟大创举，但我们切不可照抄照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要对它做必要的调整或者加工，使它适应本民族语言的要求。”（引文同上）在不违反文字的科学体系的原则下创立我们新的民族习惯。若不讲求实用，不从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来考虑改革，单单强调习惯，那么汉字我们已经使用了几千年，应该是最习惯

不过的了，既是如此，那我们又何必要进行文字改革。

最后，重申一句：我认为作为文字符号的大小写字母的形体是完全可以统一的。如果这个意见能够成立，那它将在拼音文字体系中引起一次重大的改革。同时我们在文字改革中又将为我们的后代子孙做了一桩大大的好事。这个意见，如有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原载《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

现将“文改会”给我的来信附后：

彭国钧先生：

来函收悉，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你的意见我们当转给制定《方案》的有关专家参考。

关于字母的形体和排列等问题

一、大写字母的用法

字母有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两类，又各有印刷体和手写体两种。印刷体大写又叫“大楷”，印刷体小写又叫“小楷”，手写体大写又叫“大草”，手写体小写又叫“小草”。

大写字母主要有三种用处：

- (1) 用在每一个句子开头的第一个字母；
- (2) 人名、地名、书名等专有名词的开头；
- (3) 一篇文章的题目，可以全部用大写字母，也可以每一个词儿开头用大写字母。

有人主张字母的形体，只要印刷体和手写体的小写，不要大写，这个意见是值得研究的。我们认为大写字母既然有上述特殊

用处，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又有人主张大写小写两种字母，形体最好不要相差太远，或者只把小写体放大当大写体，免得学习的人感到困难，这个意见的用意也是好的。不过，拉丁字母的大写、小写的形体在国际上已经习用很久了，要另外规定一套形体，恐怕反而不切实用。根据一般人的经验，学习小写又学习大写，是并不怎样困难的。

二、“g”和“g”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单行本第1页上的“<<”印作“g”，而第5页上印作“g”，这引起了很多人的疑问，这两个形体可以并用。“g”主要是为了给初学拼音字母的人尤其是儿童学习时用的。初学拼音字母的人学习字母写法以先学楷体为好，用“g”作楷体写起来。就比“g”容易得多。但是“g”又有它的广泛的国际性，所以一般书报打字机等，还是用“g”较方便。因此让这两个形体并用是有好处的。

三、字母的排列次序问题

排列次序有两种：

1. “a b c d……” 2. “b p m f……” 两种次序各有各的好处。有人主张用1，有人主张用2，我们认为在目前不妨让两种次序并行，谁习惯于哪一种就用哪一种。不过，从一般的趋势看，字母既然采用了国际形式，排列次序也以采第一种国际形式为好。

附寄字母表一张：